

第9期

解經妙法： 希伯來詩體的修辭特色	P.1
思經索典： 詩篇的結構與形式	P.4
古經今析： 摩西之歌—— 反田園詩的希伯來詩歌	P.6
詩篇的閱讀	P.7
編者之言	P.8



國際聖經協會

讀經與譯經

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60號百生利中心一樓B座
Block B, 1/F, Mackenny Centre, 660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70 9981 傳真：(852)2370 9993 網頁：<http://www.ibs.org.hk>
電郵：ibshk@ibs.org.hk 電郵（讀經與譯經）：bible_study@ibs.org.hk

本期主題：

詩體文學

下期主題：

路加的文學世界

希伯來詩體的修辭特色

舊約聖經超過三分一的篇幅是以詩體形式撰寫的，包括某些為人喜愛的經文。希伯來詩歌是一種獨特的體裁，重視形式、結構和修辭，尤其是經常巧妙地運用了重複的修辭手法。本文嘗試簡介希伯來詩歌這方面的特色，讓我們更深體會這類文體的奧妙。

重複的運用

「重複」(repetition)是希伯來詩體非常重要的修辭功能。也許有人認為句法的運用，必然包含重複的手法，但下文的討論將會清楚顯示，希伯來文詩體的重複是指另一種現象。當然，這並不表示兩類手法沒有關連。

一般作者會盡量避免在一篇作品緊接的上下文中，使用同一個字眼或詞句超過一次。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重複地使用一個或多個字眼，甚至整個句子，卻可以達至使人愉悅的美學效果。

首先注意這個現象的其中兩種形式：疊句 (refrain) 和首尾呼應 (inclusio)，兩者在希伯來文詩體中經常出現 (例如詩八1、9)。

根據利布希 (L. J. Liebreich)，詩篇中有74篇的首

句與末句相符，形式首尾呼應 (這個數字或許過高，但同樣情況出現的數目肯定不少)。除了詩篇二十篇、二十一篇、三十篇、一〇三篇和一二九篇等例子以外，還有詩篇十七篇1至2、15節，二十五篇1至3、19至21節。謹記的是，不單是整篇詩篇的首句和末句，詩篇中的一個段落也可首尾呼應，例如詩篇二十二篇1節的開首用字，與第10節的結尾用字。

同時，我們也要考慮這種手法的其他形式。

首先，我們必須考慮梯級狀 (stairlike) 的平行對句方式：某個詞句用於一整行或其中一部分，其後再用於另一行或其中一部分。在古代部分閃語詩體中，這種模式發揮非常重要的功用，明顯可見於烏加列文詩歌和底波拉之歌 (參士五，許多學者視之為以色列詩歌最古老的例子)。就詩篇而言，這種模式是朝聖所用的上行之詩 (詩篇一二〇—一三四) 顯著的特色。

布伯 (M. Buber) 和羅森茨韋格 (F. Rosenzweig) 指出，普遍在舊約經文中 (尤其是詩篇)，關鍵字 (key words) 的功用十分重要。布伯強而有力地說：「關鍵字重複出現，是詩篇寫作的基本原則。這原則對詩體十分重要，在音律方面構成韻律上的一致，而且具有釋經上的意義：詩篇重複使用理解其意思所必需的字詞，自我闡釋。故此，在某個題材的表達方式上，它往往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我們可注意到一些關鍵字，例如：詩篇十一篇的「義」，詩篇二十二篇的「遠離」，以及詩篇二十五篇的「道」、「路」、「教訓」。

上文提到重複手法的四種形式，彼此往往沒有清楚的分別，形式有時相同。更重要的是，許多採用這種手法的例子，無法在這四種形式中加以歸類。我們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



其他修辭手法

在希伯來文詩體中，另外還有幾種修辭手法，較希伯來散文常見，其中較重要的包括交錯配列 (chiasm) 和層進法 (climax)。

交錯配列是將對應詞彙的排列次序前後倒置，例如：「父親有智慧」，後面一句寫成「強壯是兒子」（而不是「兒子是強壯」）。交錯配列在希伯來詩歌中特別常見，詩人採用這個方法，避免平行的對句流於單調（大多數例子都出現在詩篇的卷一中，例如詩二1-2、5、8）。

以賽亞書也有幾個交錯配列的例子。六章10節的「心」、「耳朵」、「眼睛」在連續三句中出現，隨後有另外三句提到「眼睛」、「耳朵」、「心」。這種模式可用 a b c c' b' a' 來表示。以賽亞書四十章12節也採用類似的排列（《和合本》譯「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

誰曾把諸水量於手心，
又用手虎口測度蒼天？

每句都有一個動詞、一個作為介詞短語和一個賓語，但在第二句中，三者的次序前後倒置。在創世記二十七章29和39節中，以撒給雅各和以掃祝福時，也用了交錯配列。兩節經文都提到「天上的甘露」和「地上的肥土」，但次序則倒轉。

交錯配列的結構，也多次以較大段經文的單元出現，例如：在詩篇十七篇的1至8節論到詩人，9至12節論到他的仇敵，13至14節再次論到仇敵，然後15節論到詩人。詩篇三十六篇的10節的內容與5至9節有關，而11節則關乎1至4節。詩篇三十七篇的5至6節是對3至4節詳加闡述，而7節則闡述1至2節。

句法的運用很容易衍生出層進法，這也是詩體的修辭手法之一。層進法有時是以一節詩句來組成的（例如詩一1），也可以較大的單元來組成（例如詩五4-6）。

與層進法有關的是相繼分枝的手法 (the style of successive ramification)。以詩篇十六篇為例，1至2節可以說是「芽」，在隨後的詩句中見到「花瓣」呈現。在細節上，5節下和6節呈現了5節上，而5至6節的整體意思則於7至11節中呈現出來。

在大部分詩歌中，某些字詞會採用超過一次。這成了慣例，在許多情況下，如此做法並沒有任何特別意思。不過由於重複的手法在詩篇中確實有重要作用，我們必須假定，重複運用字詞，在許多情況下是故意的。希伯來詩人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同一字詞置於超過一段經文之中，為要揭示這個字詞不同層次的意義。

例如，詩篇三十三篇10至12節呈現出特殊的結構，其中「籌算」、「思念」、「國」和「民」這四個字詞，各用了兩次。對於詩篇二十五篇（及許多其他詩篇），「梯級狀」的平行對句方式雖然大概不是它的特色，但仍然存留了這種痕跡，例如2至3節的「羞愧」，和6至7節的「記念」。同時，這幾節中的雙關語，似乎比士師記五章等更加刻意營造。詩篇十一篇不但採用「義」作為關鍵字，而且重複使用「看」一字，也是具有明確目的。耶和華的「察看」世人，為要考驗或試驗他們（4節，《和合本》的「察看」一詞的「察」字含有「試驗」的意思），不論何人，若在神的試驗中被顯為義，有權「得見」（7節）耶和華的面。由於4、5節都出現「試驗」一詞，我們在此處可見「梯級狀」的對句法。同樣，在詩篇一三三篇，*yōrēd* 一字連續出現了三次，其中兩次是指油「流到」亞倫的鬚鬚和衣襟（2節），一次是指黑門山的甘露「降在」錫安（3節）。

在許多離合詩（由詩歌各行首個字母、尾個字母或其他特定處的字母組成詩句的獨特結構）中，重複的手法也擔任一重要角色。在第一個字母之下的詩句，經常說明了詩人想表達的基本主題，繼後的詩句則從許多不同方式發展這個主題。在詩篇一一九篇中，我們可見第一段（以希伯來文第一個字母 *aleph* 開首，1-8節）強調要遵行耶和華的律法，整篇詩篇也是延續這個重點，幾乎每節都提到神的話語。詩篇三十四篇多次提到，耶和華是垂聽禱告的神（4、6、15、17節），又是拯救祂百姓的神（4、7、11、19節）。在詩篇三十七篇中，詩人告誡義人不要為惡人得昌盛而愁煩（1、7、8節），因為惡人很快就會衰敗，從世上消失（2、10、20、36節）。他勸勉敬畏神的人要倚靠耶和華（3、5節），因為惡人將被「剪除」（22、28、38節）。詩中至少五次向義人保證，他們將要「承受地土」（9、11、22、29、34節）。詩篇一四五篇強調，詩人在思想神的能力和大的作為時，體會到神的屬性（4、6、11-12節）。由於有多篇離合詩都是以「智慧」為主題，箴言書以稱頌理想妻子的離合詩作為結束，也是十分適合的（三十一10-31）。

不論何時，我們總有詩人刻意用韻的印象，雖然如此，押韻在希伯來文詩體中卻沒有必要的功用。例如詩篇一四六篇6至9節三次採用 *-ām*，然後七次 *-īm*，最後兩次 *-ēd* (*-ēt*)。此外，在創世記四十九章3節可見三次使用 *-i*，在民數記二十一章27節的「希實本」(Heshbon)和「西宏」(Sihon)，以及士師記十六章24節五次使用 *-ênû* 字尾。

相比之下，諧音 (assonance) 的運用是更重要的修辭手法，多次出現在詩體的經文中。以賽亞書二十四章17節採用 *paḥad*、*paḥat* 和 *paḥ*，表示將臨到地上居民的「恐懼」、「陷坑」、「網羅」。另一組採用頭韻 (alliteration) 的三個詞彙是以賽亞書二十二章5節的 *m'ḥumâ*、*m'ḥusâ* 和 *m'būkâ*，指在耶和華的日子出現的「潰亂」、「踐踏」、「煩擾」。

擬聲法 (onomatopoeia) 的例子有士師記五章22節的 *dah'rôt dah'rôt*，形容馬匹奔馳的聲音。在以賽亞書十七章12節，先知採用多個 *m* 和 *n* 音的詞語，尤其是 *h'môn* 和 *š'ôn*，把列邦的喧鬧比作海浪翻騰。

先知也喜歡運用雙關語 (paronomasia)。阿摩司蒙主啓示，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 (*qayis*)，象徵結局 (*qēš*) 已臨到以色列 (摩八1-2)。耶利米看見一根杏樹枝 (*šāqēd*)，表示神正在留意觀看 (*šōqēd*)，使祂審判的話成就 (耶一11-12)。當以賽亞唱葡萄園之歌時 (賽五)，他以強烈譴責以色列作為結束 (7節)：神「指望的是公平 (*mišpāt*)，誰知倒流入血 (*mišpāḥ*)；指望的是公義 (*š'dāqâ*)，誰知倒有冤聲 (*š'āqâ*)」。這些字的發音聽起來十分相似，但它們的意思卻有天淵之別！此外，也參考以賽亞書十三章6節所提到的「毀滅從全能者來到」(*šōd miššadday*)。

誇張法 (hyperbole) 是一種詩體的修辭法，以誇張的手法來達至某種效果，因此我們必須小心，避免過分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當大衛被掃羅逼迫時，他形容自己的困境，就像被死亡的繩索圍繞，被陰間的繩索纏着 (詩十八4-5)。我們很容易因此推斷大衛已經死亡，進入墳墓，但他極可能只是以生動的文字，誇張自己的困境。約拿發現自己快要沉沒於地中海的時候，採用相同的詞彙，不過較為貼近事實 (拿二5-6)。對希伯來人而言，任何人的生命若受到疾病、困苦或仇敵的威脅、為難或壓制，都是落在死亡的領域和權勢中。

以賽亞書記載，亞述王以誇張手法自誇說：「我必用腳掌踏乾埃及的一切河」(賽三十七25)，意思是說他能夠渡過那些河流，繼續入侵埃及。同樣地，以賽亞書五十四章11至12節描述新耶路撒冷，以藍寶石為根基，珠寶作城門，又用寶石造城牆，大概也是採用了象徵意義濃厚的語言風格。

由於以色列人對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所作的區分，比我們習慣的少，經文有時採用擬人法 (personification)，一點也不希奇。以賽亞書特別喜歡運用這種修辭手法。他說耶和華救贖雅各的日子，衆山和樹木都發聲歡唱 (賽四十四23，四十九13)，「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五十五12)。耶和華在錫安山作王的時候，太陽和月亮都要羞愧 (二十四23)。城邑和國家被稱為「女子」(甚至「處女」，參二十三12，三十七22，四十七1) 或「寡婦」(四十七8，五十四4；《和合本》譯「寡居」)，視乎她們有沒有被毀滅。即使「公平」和「誠實」等抽象的品格素質，在以賽亞書五十九章14至15節都被人格化。箴言第八至九章把「智慧」和「愚昧」說成爲兩個婦人，各自想辦法影響無知的人。詩篇二十三篇6節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耶路撒冷的城門，因耶路撒冷陷落而悲傷、哀號 (賽三26)，但當巴比倫陷落的時候，黎巴嫩的香柏樹都歡呼 (賽十四8)。

若將被人格化的事物進一步變成虛構的說話對象，就可達至一種稱為頓呼法 (apostrophe) 的特別效果 (參詩二十四7及下，六十八16)。

以上爲希伯來詩體的修辭特色，盼望可以讓讀者更多欣賞聖經的詩歌。

N. H. Ridderbos
H. M. Wolf
本文編自本會《國際聖經百科全書》
〈希伯來文詩歌〉條 (未出版)

詩篇的結構與形式

詩篇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屬第三部分「聖卷」(Ketuvim)。詩篇是讚美和禱告的彙編，在以色列漫長的歷史中逐漸形成，至少自大衛時代一直延至被擄到巴比倫之後。現今的詩篇彙集，代表着最後編輯階段的成果。

詩篇的結構

舊約聖經正典的詩篇共有150篇，可以分為五卷：一至四十一篇、四十二至七十二篇、七十三至八十九篇、九十至一〇六篇、一〇七至一五〇篇。某些詩篇是有重複的(例如，十四篇=五十三篇，六十篇5-12節=一〇八篇6-13節，七十篇=四十篇13-17節)，卷與卷之間由四首讚美詩(四十一13，七十二18、19，八十九52，一〇六48)來劃分。不過，在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中詩篇的組合方式有所不同。

詩篇主要是採用平行句的文學形式，最常見有同義平行、反義平行和綜合平行。部分詩篇以離合詩(acrostic psalms)的獨特體裁撰寫，這些詩篇的每一句都是順序以

一個希伯來字母(共22個字母)開始的，包括九、十、二十五、三十四、三十七、一一一、一一二、一四五篇，尤其是一一九篇，包含22組，每組8句的詩，同一組內的每一句都以相同的字母開始。

詩篇大部分都有標題，記錄了不同的音樂和禮儀用語。整體超過三分一的詩篇在標題上註明是「交與詩班長(伶長)」的，顯示它與聖殿崇拜的密切關係。此外，部分詩篇的標題載有名字，大多歸為大衛的詩(合共73篇，主要在卷一和卷二，不過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有84篇為「大衛的詩」，拉丁文《武加大譯本》有85篇)。以下以列表的方式，把詩篇的結構整理出來，以供讀者參考。

詩篇書題		英文聖經: Psalms 《希伯來聖經》: Tehillim (讚歌)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Psalmoi 拉丁文聖經: Liber Psalmorum				
詩篇的組合	正典的組合方式	卷一 詩1-41 共41篇	卷二 詩42-72 共31篇	卷三 詩73-89 共47篇	卷四 詩90-106 共17篇	卷五 詩107-150 共44篇
		除了詩篇1, 2, 10和33篇之外，在標題中都提到是大衛的詩。不過，使徒行傳把詩篇2篇歸於大衛，詩篇10篇可能是從9篇獨立出來的，《七十士譯本》和死海古卷文獻(40Psq)也把詩篇33篇歸於大衛。故此，除了1篇之外，其餘在傳統上都是大衛的詩。	其中18篇是大衛的詩(詩51-72)，其餘主要是可拉後裔的詩(詩42-49)、所羅門的詩(詩72)和無名詩。主要是亞薩的詩(詩	73-83)和可拉後裔的詩(詩84, 85, 87和88)。主要是讚美詩，包括	耶和華為王的詩(詩93-99)。	開首的詩(詩111-118)和上行之詩(詩120-134)。
卷與卷之間由4首讚美詩(詩41:13, 72:18, 19, 89:52, 106:48)來劃分						
詩篇提到人名的標題	大衛(合共73篇)	共37篇 (詩3-9 (10), 11-32, 34-41)	共18篇 (詩51-65, 68-70)	共1篇 (詩86)	共2篇 (詩101, 103)	共15篇 (詩108-110, 122, 124, 131, 133, 138-145)
	亞薩(合共12篇)	-	共1篇(詩50)	共11篇(詩73-83)	-	-
	可拉後裔(合共10篇)	-	共7篇(詩42, 44-49)	共3篇(詩84-85, 87-88)	-	-
	所羅門(合共2篇)	-	共1篇(詩72)	-	-	共1篇(詩127)
	可拉後裔和希幔(合共1篇)	-	-	共1篇(詩88)	-	-
	以探(合共1篇)	-	-	共1篇(詩89)	-	-
	摩西(合共1篇)	-	-	-	共1篇(詩90)	-
	沒有名字(合共50篇)	共4篇	共4篇	-	共14篇	共28篇
詩篇記載大衛生平事蹟的標題(合共13篇)	共4篇(詩3, 7, 18, 34)	共8篇(詩51, 52, 54, 56, 57, 59, 60, 63)	-	-	共1篇(詩142)	

詩篇的標題

詩篇的音樂用語	交與伶長	Tam-menasseah	出現在約50篇詩篇標題中
	交與伶長耶杜頓	Yedutun	某些詩篇的標題 (詩39, 62, 77)
	絲絃的樂器	neginah / neginoth	可能是指示使用豎琴一類的弦樂器 (詩4, 6, 54, 55, 61, 67, 76)
	調用女音	Alamoth	意思不詳, 有些學者認為可能是指「伴隨以攔的樂器」或「女音」(即女高音), 《和合本》是按後者的意思翻譯的 (詩46)
	調用第八吹的樂器	Sheminith	意思不詳 (詩6, 12)
	迦特樂器	Nehiloth	可能表示這曲是用管樂吹奏, 常常與哀悼的詩歌結合在一起 (詩5)
	細拉	Gittith	(詩8, 81, 84)
詩篇的曲調用語	調用細拉	Selah	意思不詳, 可能是一個音符、休止符, 或其他指示符號, 在詩篇和哈巴谷書中共出現74次
	調用麻哈拉(利暗俄)	Mahalath (Leannoht)	(詩53, 88)
	調用百合花	Shushan Eduth / Shoshannim	(詩45, 60, 69)
	調用慕拉便	Muth-labben	(詩9)
	調用朝鹿	Aijelet Shahr	(詩22)
	調用遠方無聲鴿	Jonath-elem-rechokim	(詩56)
	調用休要毀壞訓誨詩	Al-taschith Maskil; Maschil	(詩57, 58, 59, 75) 可能代表某一類詩篇, 不過意思不詳, 也許是指生活教訓或默想的詩歌, 在特別節期吟唱, 用來教導百姓 (詩32, 42, 44, 45, 52-55, 74, 78, 88, 89, 142)
詩篇的專門用語	流離歌	Shiggaion; Shigionoth	意思不詳, 可能是哀歌詩體的指示 (詩7)
	安息日的詩歌	Sabbath	(詩92)
	稱謝詩	todah	(詩100)
	記念詩	Lehazkir	(詩38, 70)
	上行之詩	shir ham-ma aloth	「上行之詩」的意義歷來有不同的解釋, 一般認為它們是在朝聖者前往位處高地的耶路撒冷朝聖途中所唱的 (詩120-134)

詩篇的形式

詩篇在正典中的每一組別, 顯然都包括了不同類別的詩篇。從19世紀開始, 西方聖經學者運用形式鑑別學(form criticism)的方法分析聖經文體, 包括詩篇, 其中以德國聖經學者袁克爾(J. H. H. Gunkel, 1862-1932)對詩篇文體形式(genre, 德文是Gattungen)的分類影響後世最深。在袁克爾的研究基礎上, 挪威舊約學者莫文克(S. O. P. Mowinckel, 1884-1965)對詩篇與以色列人敬拜生活的關係作出深入的探討。雖然20世紀聖經學者對他們的理論提出挑戰與修訂, 不過他們對詩篇的分類方

式仍然值得參考。形式鑑別學普遍認為, 詩篇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為讚美詩、哀歌和感恩詩三大類, 其中可分為個人詩篇和團體詩篇。從內容看, 卷一至卷三多是祈禱詩(包括哀歌), 卷四和卷五以讚美詩為主, 感恩詩則分佈於卷一、卷二和卷四中。此外, 學者對詩篇的其他分類方式就有不同意見了, 較常接納的類別有君王詩篇、禮儀詩篇、耶和華登基詩、智慧律法詩和歷史詩等。下表列出學者對讚美詩、哀歌和感恩詩三類作品的一般結構分析。

哀歌詩篇 (Lament Psalms)	感恩詩 (Thanksgiving or Todah Psalms)	讚美詩 (Hymnic Psalms)
I. 對神祈禱 a) 以第一身向神禱告(我, 你) b) 最初的祈求	I. 詩人見證的概述 a) 祈求協助的回憶 b) 重述神的介入	I. 讚美的呼籲 a) 祈使式的運用 b) 對象是羣體(眾數)
II. 向神抱怨 a) 描述困難, 向神詢問 b) 危機: 在悔罪詩中這部分是描述罪 c) 無辜的申訴 d) 經常包括最初的求助懇求 e) 對罪人或敵人的譴責	II. 詩人經驗的報導 a) 原本的困難 b) 呼求協助 c) 神的拯救	II. 讚美的理由 a) 「因為」 b) 以分詞子句描述神 c) 神的拯救/神的創造
III. 信靠的肯定 a) 「不過」 b) 詩篇的轉折: 神學的焦點	III. 在讚美/感恩中承認神的救助 a) 敬拜 b) 讚美的呼籲	III. 讚美的再次呼籲 a) 祈使式的運用 b) 對象是群體(眾數)
IV. 懇求 a) 祈求神介入 b) 經常用「拯救」或「釋放」的詞語		
V. 回應的確認 a) 垂聽的肯定 b) 讚美的誓言: 敬拜		
VI. 頌讚: 祝福: 讚美		

蔡錦圖

(本文蒙香港神學院講師蔡定邦博士審閱, 謹此致謝。)

摩西之歌—— 反田園詩的希伯來詩歌

猶太聖經學者 Harold Fisch 在 *Poetry with a Purpose* 一書的第五章 "The Song of Moses, Pastoral in Reverse"，對於第一首希伯來詩歌，並可說是創制了希伯來詩歌寫作典範的「摩西之歌」(Song of Moses)，對比於西方希臘詩人傳統的懷舊田園牧歌之異同，有精采論述。本文僅作簡單撮要，以饗讀者。

綠意盎然的長春藤蔓爬滿了窗櫺，紫丁花香飄散在空氣中，詩人憑弔過往的英雄，死亡在一聲聲懷舊的歎息中，失去了殺傷力，甚至在循環不息的四季流轉中，獲得了新的生命；詩人所寫的詩句，成了使人遺忘痛苦、讓人昇華與死者精神重逢的撫慰心靈良藥。不論是米爾頓的《失樂園》或是莎士比亞的《冬天的故事》，論及死亡時，結局不是滅亡，而是透過四季輪轉，春天來時，生機重現——一幅安詳靜謐的田園景象，是詩人致力營造的詩的世界。

懷舊的田園牧歌

就希臘詩人的傳統而言，詩所歌頌的是一個過去的、美好的黃金時代！詩的世界，是一個內在可以互相連結、引古證今、自絕於現實之外，而自成一體的世界。在詩的世界中，時間是永恆的，死亡也不足為懼，因為詩人總會在死亡的周遭綴滿芬芳的玫瑰，於是人們遺忘了死亡帶來的痛苦，只記得過往的美好時光。四季的循環不息，是無可避免的陳腔濫調，似乎也成了詩人慣用的共識。

在詩的世界裏，死亡失去了權勢。人之所以得到心靈慰藉，是因為相信四季的輪轉，周而復始、日復一日，如創世記八章22節，洪水過後，神賜下彩虹為記，說：「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永不停息、重複運轉」的四季規律，如東方輪迴觀念般地，促使西方詩人接受了自然的命運、接受死亡的悲哀，同時也在這種被動的接受之下，無可奈何地選擇遺忘悲哀。詩中不死的英雄，只存留在詩所創造的永恆時空中。

簡單來說，詩的終極精神，是歌頌詩的本身、自我理解，並理解詩的本身並不能帶來任何現實的改變；詩的世界，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在詩的世界中，不同時代的詩人可以穿越時空，透過詩的聲音穿梭古今地彼此響應，任何的失落或缺乏都得到了昇華。這就是西方詩人所摯愛的田園牧歌，充滿懷舊、洋溢靜謐，一個擁有自己永恆時間的靜態宇宙。

希伯來詩歌的悲愴

田園詩，帶給人心靈的安慰，力不可擋。希伯來詩歌出人意表地，看似田園詩，其精神卻與田園詩反其道而行；說希伯來詩歌「反田園詩」，並不為過。希伯來詩歌的基本精神是甚麼呢？

申命記三十一章，「摩西之歌」的序曲，似乎應許了一個「流奶與蜜」的世外桃源，一如田園詩中經常描繪的青草地、溪水旁；然而，21節話鋒一轉，「……這歌必在他們面前作見證……」。第三十二章，摩西所歌頌的不是流奶與蜜之地，反倒是要以色列百姓緊防「進入流奶與蜜之地」所帶來的「惡果」，要百姓牢記「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滅亡。創作以色列詩歌與頒設律法的摩西，其詩歌自然也成了後世以色列詩人的精神源流及寫作典範。不論在詩篇或先知書中，「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滅亡」成了不斷重複引用的主題。

不同於西方詩人對於死亡的美化，希伯來詩人赤裸裸地面對死亡的恐懼，記憶所多瑪和蛾摩拉在硫磺烈燄之中，瞬間傾覆滅亡！詩的世界，在希伯來詩人的筆觸下，不是一個自成一體的靜止世界，也不是回顧過去美好時光的懷舊牧歌，而是記載了血淋淋的歷史教訓，是詩人對其百姓的諄諄勸誡：擁抱過去的痛苦，記取其中的教訓，在現實的時空中，盼望一個不同以往的未來。

希伯來詩歌，是看向未來的詩歌；所欲喚起的也不是懷舊的詩情畫意，而是在真實世界存活下去的行動力。世界從來不是完美無缺，四季的規律流轉，也無法挽回所多瑪和蛾摩拉滅亡的事實；諸天和地、宇宙萬物及季節更替，在希伯來詩歌中，都成了所多瑪和蛾摩拉滅亡的見證。當我們把希伯來聖經視為一個整體時，會發現明白提到挪亞的洪水之記載相當罕見，而對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傾覆之記載卻一再出現；「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傾覆」已

成了希伯來民族想像中不可分割的典範。

希伯來詩歌，徹底粉碎了田園詩帶給人的懷舊遐想。不過，如果希伯來詩歌只停留在粉碎夢想、喚起人們恐怖記憶的階段，那麼它不但沒有田園詩帶給人心靈的撫慰力量，更有可能因喚醒人心靈的恐懼，而癱瘓掉了人的生活動力。換言之，羅得的得救，是在硫磺烈燄下的狼狽逃生，災難之後也沒有挪亞洪水之後的彩虹為記，述說神不再以洪水滅絕人類的應許。嗆鼻的硫磺味一樣鋪天蓋地，任何應許都隱藏在黑暗之中，提醒我們災難時時刻刻會再發生的可能：「若不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賽一9）

最終的應許

甚麼力量使得這樣的詩歌，讓人可以忍受？或者比忍受更深刻的，是甚麼原因使我們情願緊抓住這可怕的記憶，而捨棄迷人淒美的輓歌？或許暴露傷口的語言，遠比遮掩傷口的語言更具震撼力！或許更令人震撼的是：摩西之歌揭露的「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傾覆」是發生於「瞬間」。然而，一如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傾覆」（overthrow；希伯來字根，*hpk*）瞬間來到，耶和華為祂百姓的伸冤報仇也是「速速來到」（申三十二35），同樣發生於瞬間。「摩西之歌」最後唱出的是：「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因他要伸他僕人流血的冤，報應他的敵人，潔淨他的地，救贖他的百姓。」（申三十二43）

原來*hpk*的真正意義，不單只是「傾覆」，而且是「傾覆的傾覆」。所多瑪，主耶和華的花園，瞬間傾覆，也在瞬間，再次傾覆，回復成為流奶與蜜之地的樂園。極為矛盾地，先知在所多瑪的大災難中，找到了神的應許之鑰。記住所多瑪的傾覆，也就是記住傾覆的本身可以被傾覆。在這裏，呈現的不是田園詩中所歌詠的自然四季、循序漸進的規律，而是打破自然規律、生物過程所帶來的瞬間變化！

瞬間臨到的災難，是對生命不可預期的徹底傾覆；但是，對一個隨時預備自己、等候見證神應許的人，另一個傾覆災難的傾覆必定在不可預期的瞬間，速速來到。這是祂賜給祂百姓的應許，作為生活動作存留的力量和盼望！這是希望的源流，一場不可預期的驚喜之旅就此開展！

林秀娟 攝譯
台灣國際聖經協會
執行長



詩篇的閱讀

詩篇在教會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不論是在公眾崇拜或在個人讀經中，不少傳統都有每天閱讀詩篇的指引。以下的列表，以四週每週七天的方式列出詩篇的讀經指引，每天分為上列的晨禱和下列的晚禱讀經，每次大約用15分鐘閱讀和默想經文，在早晚以詩篇親近神，讓生命得蒙祝福。（取材自 Herbert Lindemann, The Daily Office, CPH, 1965）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第一週	1-8 9-11	12-16 17, 18	19-21 22-24	25-27 28-30	31-33 34-36	37, 38 39-42	43-45 46-49
第二週	50-53 54-56	57-60 61-64	65-67 68	69 70-72	73, 74 75-77	78 79-81	82-85 86-88
第三週	89 90-92	93-96 97-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110	111-114 115-117	118 119:1-35
第四週	119:36-72 119:73-104	119:105-136 119:137-176	120-124 125-129	130-133 134, 135	136-138 139-142	143-145 146, 147	148-150



詩歌是希伯來文體的重要體裁之一，以精粹而富節奏的語言文字，呈現美感、抒發情緒、闡揚真理。舊約聖經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以詩體撰寫的，新約的語言雖然是希臘文，所載的詩歌不少都可以追溯到希伯來詩歌的影響（例如路加福音一至二章的頌歌）。不過，希伯來詩體的結構與中國傳統重視平仄韻律的詩歌體裁相當不同，故此讀者若能對此多一點瞭解，定能對聖經的詩歌有更多的領會和欣賞。

本期刊載的三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探討希伯來詩歌。首篇是「希伯來詩體的修辭特色」，簡略介紹希伯來詩體在用詞方面的不同手法，讀者會發現，不少修辭方式若翻譯成爲中文，並不容易察覺，故此洞悉修辭手法的箇中奧妙，可以加深對聖經詩歌所要表達的信息的瞭解。另一篇文章介紹詩篇的結構與形式，加上精簡的表列，讓讀者鳥瞰

詩篇的精彩特色。我們也在第7頁附上一個閱讀詩篇的指引，讀者若能剪存放在聖經中，依次每天默想詩篇的經文，定然可以從神的話語中得益。最後一篇是林秀娟姊妹撮譯 Harold Fisch 的佳作，談論申命記的摩西之歌，闡發它的微言精義和超凡脫俗，相信能讓讀者欣賞聖經中性質獨特的這一類詩。

盼望這幾篇短文，讓我們領略聖經詩體文學的優美，也加深對這類文學形式的瞭解。

由於我們希望善用資源，故此由下期開始，我們只會把《讀經與譯經》寄送給登記索取這份刊物的讀者。讀者如欲繼續收到《讀經與譯經》，與我們一同分享讀經的樂趣，請儘快填妥索取表格交回本會，你也可以選擇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索取本刊的電子版本。

讀者回應

本人希望收到 貴會的《讀經與譯經》及通訊／更改地址（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希望 貴會寄《讀經與譯經》及通訊給我的朋友

姓名：_____ 讀者編號：_____

地址：_____

所屬教會：_____

聯絡電話：_____ 電子郵箱：_____

本人對今期內容的意見 _____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 貴會的事工

本人願意捐獻 HK\$：_____ 支持

國內聖經贈送工作

同工薪酬

《新漢語譯本》聖經翻譯計劃

國際網絡事工

常費

活動佈道事工

其他 _____

若以信用卡奉獻，請填寫以下資料，傳真或寄回國際聖經協會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_____ 信用卡有效期至：_____ 年 _____ 月

持卡人姓名：_____ 總金額：_____

持卡人有效簽署：_____

董事會成員：

張慕愷博士（主席）
周永健博士（副主席）
麥漢勳牧師（書記）
楊惠文先生（司庫）
陳世英先生
陳鈔開牧師
薛鑾基先生
許尚武牧師
邵晨光博士

督印人：

沈志超

主編：

蔡錦圖

編輯委員會：

李耀華
謝錦儀
禰淑儀
施翩翩

設計及製作：
Charles Ho